



我的蜡梅树

□蓝梦

我有一颗蜡梅树，20年来和我相随相依，让我魂牵梦绕。

2000年，我喜得一棵蜡梅树，当即盆栽，很快枝繁叶茂，第三年，数枝蜡梅花就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怒放了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幽香。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毛泽东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：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”

此后，岁月静好，蜡梅花年年如约而至，在寒风和飞雪中自由绽放。它枝繁叶茂，它开花落，它暗送幽香，默默见证着自己的精彩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。

2005年，我丈夫被查出肝癌晚期，手术治疗出院后不得已住进了农村老家的小院疗养。这株蜡梅也就跟随我们一家人来到了乡下。此时的蜡梅树也长高、长大了许多，栽在盆子里有点委屈。我当机立断，把它移栽到小院的大门前，让它回归自然，根须深深扎入大地……我时常在树根部埋点鱼肚肠、大豆渣、羊粪等有机肥。一年又一年，它在阳光雨露下更加枝繁叶茂，开花旺季似乎常常和我亲切对话，讲述着我的故事、我们一家人的故事，讲述着它自己的经历。

转眼到了2016年，农家小院被拆迁了，而我的蜡梅树却留在了原地，仍然坚守着那片我心中的绿洲。虽然原来的小院成了废墟，但只要看到我的蜡梅树安然无恙伫立着，以前的景致就清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多方咨询，想把这棵蜡梅树捐献到园林管理处，得到的答复是：市园林管理处只接受百年老树。于是，这棵蜡梅树就成了我搬迁后日思夜想的牵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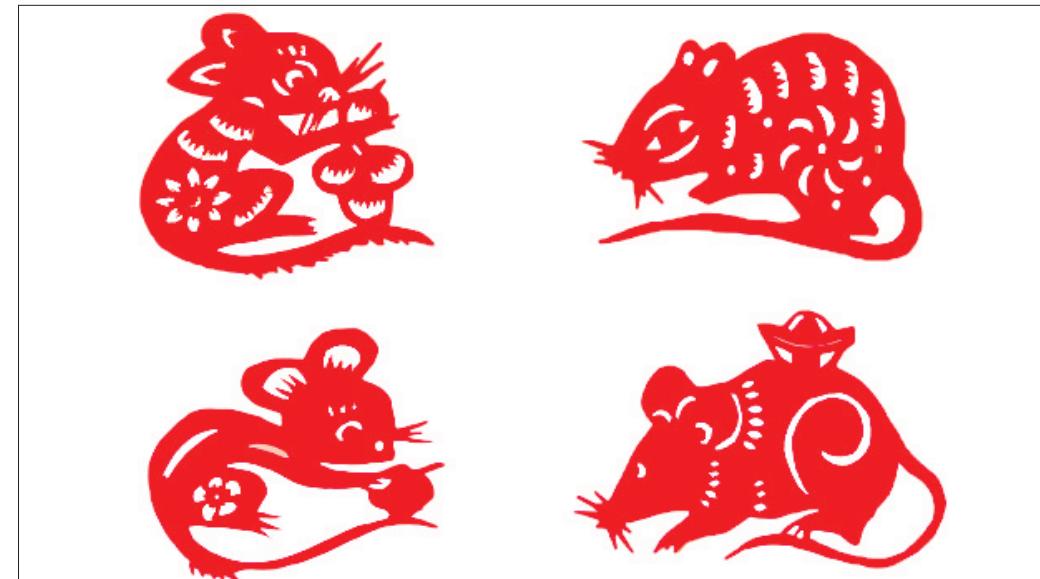
由于拆迁、安置、选房、拿房、装潢……好长时间没去看望我的蜡梅树。

2017年元旦那天，我再次走近久违了的蜡梅树。此时的树上已爬满了野草藤蔓，但树枝上含苞欲放，整体健康，风采依旧。我小心翼翼地除去杂草、扯下枯藤，用板锹把它挖回了家。我买了一只直径80厘米的精美紫砂盆，请一位园艺师傅精心修剪，一棵酷似“梅花鹿”的蜡梅树桩跃然眼前。但我对树桩没有足够的培养经验，发现萌发的新枝条枯萎后，心急如焚，再次把它移栽到小区花圃里，每天都去看它。一天，我看到新长出的枝条被人掐掉扔在旁边，心都碎了。但我的蜡梅树不甘示弱，不断萌发新枝。过了些日子，我发现根部的新枝又被人掐断。就这样，掐了再长，长了又被掐……它就这样一直顽强地抗争着。

2019年清明时节，我的蜡梅树被黄纸钱烧焦，根部的青枝绿叶毁于一旦，此情此景惨不忍睹，我欲哭无泪。我再次用铁锹把它挖回家，我要把它的根留住，跟我到地老天荒。经过仔细观察，我发现它很多根须仍然活着，还有发芽的希望。我把蜡梅树的坎坷经历告诉了同学，他让我把这棵蜡梅树搬到他家露天阳台，他来挽救它。我求之不得。我可怜的蜡梅树，你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，现在我把你托付给了一个大爱的护花使者，让你重获新生，虽然暂时离别了我，但20年的风雨历程，已让我们彼此无法割舍。

我的同学把树栽好，把烧焦的树皮作了清理、清洗。我的蜡梅树再也没有人敢欺凌了，只有温暖的阳光照耀它，只有大自然的雨露滋润它。前一阵，他很欣喜地告诉我：“我闻到了蜡梅花的清香。”是呀，爱和被爱是人类最美的语言，无需惊天动地，无需海誓山盟。这股清香就是对大爱之心、大恩人一次无言的报答。

我祝福我的蜡梅树枯木逢春，朝气蓬勃，再现往日风采，和我同度韶华，笑对生活。



福鼠(剪纸)
蒋春昇



我们就是父母的“年货”

□朱超群

新年的脚步越发近了，这几天，母亲给我的电话也打得越发勤了。

一个月前，母亲在电话里还问得轻描淡写：“快过年了，你们最近很忙吧？忙点也好，有事早做，做完了，可以早点放假，早点休息。”那时候听着母亲的话，我感觉母亲太过于想当然，事情总是层出不穷的，哪有做完的时候？更何况，早做完也不可能早放假。

母亲却不管不顾，在杀鸡宰鹅腌鱼腌肉的间隙开始关心起我手头的事来。偶尔电话过来，听我说“在忙”，母亲言语中便满是焦虑：“现在忙一点倒是无所谓，要是过年的时候还那么多事可怎么办？”我回答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事多事少都不怕。”母亲便在电话那头笑。她喜欢我的乐观，她总感觉能保持一颗淡定、坦然且乐观的心，生活总不会过得太差。

母亲趁着天气晴好，已经早早地灌了许多我们喜欢的香肠。晾干后，电话里，香肠便一度成为了主角：“今年的香肠闻着很香呢，已经煮过一些，味道不错。”感觉我们听得有点馋意进发，母亲便会不失时机地来一句：“想吃的话，就抽空回来拿吧，管你们一个够。”

实在太忙，终究没有回去拿。而且最近5周岁的儿子频频感冒咳嗽，各种折腾。不敢在电话里让母亲察觉。可母亲终究察觉了。母亲心疼我，心疼孩子，偏离得远又爱莫能助，便只能在电话里给我鼓劲：“没事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孩子小，感冒咳嗽总是难免的。不要着急……”我点着头，说实话在那一刻我不敢告诉母亲，孩子体质弱，天气一冷就感冒。而母亲的家在乡下，我一度想过，为了孩子，我可能会取消回乡下过年的计划。

一周的时间，儿子的咳嗽终于好了，而且听说我们快放年假了，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也变得欢快起来。母亲告诉我，最近这几天天气不错，她把所有我们要用到的被子都晒了个松软。母亲还说，孩子喜欢吃的坚果，还有各种零食，她也陆续都备了个齐。

十多岁的女儿笑着感慨：“感觉外婆天天在利诱我们回老家。”我不由地想到了好久前看的一篇文章，说父母最想要的年货，其实是儿女回家。的确，每天接听母亲电话的我何尝不知道母亲的用心，就像我能感受到的那样，无论母亲准备多少年货，心里想的念的都是我们，于母亲的心里，有我们的新年，才是热闹、祥和、完整的。

看到有朋友在犯难，要回老家了，给父母带点什么好？其实何必犯难，天下儿女都是父母最渴望的那一份年货。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儿女回家，这个春节便是父母幸福的新年。



和婆婆一起忙年

□刘亚华

前几年，一到腊月，婆婆就跑上跑下，采办各种年货。今年元旦前后，她的肩周炎犯了，稍提一点重的东西就喊疼。我很早就对她说：“妈，今年过年，您就好好休息，年货由我负责，您只需要负责指挥就行了。”听我这么说，婆婆很高兴，但她还是有些犹豫：“办年货要费很多时间的，你那么忙，不耽误你的事吧？”我赶紧找了一个理由：“没事，公司里现在一点也不忙。再说，我都是快四十的人了，您也该教教我一些办年货的经验，等哪天您真忙不动了，咋办？”

看我说得头头是道，婆婆点头答应了。

“腊七腊八，腌鱼腌肉。”正是腌腊鱼腊肉的好日子。一大早，婆婆便喊我去菜市场。婆婆买了三只鸡、三只鸭，让我拎回家。她则在一个香肠铺子里，

排队买香肠。香肠是家人的最爱，婆婆每年都会准备10斤左右的香肠。那家的香肠味道最好，因而排队的人很多。我拎了鸡鸭从家返回后，见婆婆仍在排队，主动替换她。旁边的人都夸她有福气，都说她有个心疼人的好儿媳，是上辈子积了福，婆婆听了喜滋滋的，对我又美言了几句，夸得我心花怒放。

我拎着香肠回家，婆婆走在前面，不停地问我累不累。我的手其实被香肠的绳子勒得生疼，但我还是摇了摇头。这十多年里，都是婆婆一个人在置办年货，很辛苦。我这才体会到婆婆的不容易，希望以后多找机会帮帮她，让她轻松些。

和婆婆一起忙年，累而快乐着，忙而成长着。我决定以后的年货，都由我来采办，让婆婆轻轻松松过春节。